

來自台灣的成長天空

N城記：上海/北京 文：小蝴蝶

以父之名

徐匯區法租界的中心有許多小馬路，路寬不過十餘米，兩側的梧桐樹掩映著許多老洋房，裡頭的故事說也說不完，高安路就是其中之一。這裡大都是建於三十年代的西式高層公寓，當時提供給有經濟實力的人居住；而到了現在，略顯頹敗的小庭院裡，成了一幫上海文藝青年聚會讀書的地方。在3月23日的朋歌讀書會上，他們讀的竟是《卡拉馬佐夫兄弟》。

讀書會的發起人Frank曾在IT公司裡做白領，就像所有描述文藝青年的電影一樣，有一天，他對自己的人生產生了懷疑——難道以後一輩子就要這麼做下去嗎？他看了看自己的上司，不敢想像要變成這樣一種人。起初以為是公司文化的問題，於是他跳了槽，但鬱悶照舊。直到2009年，遇到一場車禍以後，他開玩笑說，或許是有些輕微腦震盪所致，自己屬於文藝青年的部分終於爆發。他不再尋找藉口，辭了職，拿出十五年工作的積蓄，把自己在豆瓣網站上的小組發展成「朋歌讀書會」。

朋歌在豆瓣小組上的成員已經超過了600名，但能經常參加活動的，從2009年到現在，固定下來的數目大抵就是二十幾個，其餘人則是來去自由，隨性所至。來的人各行各業都有：公司白領、諮詢師、編輯、單身母親，因為喜歡讀書，就聚到了一起。其中有一個中年男人，特別喜歡讀書，就帶著老婆來參加讀書會，但他老婆不喜歡讀書，勒令他周末要陪她逛街，這位書呆子每次只能偷偷溜出來，被其他組員戲謔為「獨自去偷歡」。

Frank把自己最喜歡的小說精讀排到了每周六的下午，來的人輪流閱讀一些章節，隨時可以停下來自由討論，讀完以後再進行交流。如此細讀長篇翻譯小說，進度會非常緩慢，在讀《卡拉馬佐夫兄弟》之前，他們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讀完了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因此，在讀一本書的過程中，不斷有人加入，有人離開，也有人發展了自己的故事，這種讀書人與書互文的過程，哀傷又有趣。

《卡拉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絕筆，也是他一生的巔峰之作，在《俄國導報》連載兩年，直至1880年完成。這部弑父主題的連環以剖析人性著稱，肅殺陰冷的氣氛貫穿始終。讀書會從去年秋天一直讀到現在，已經讀到了末尾第十一卷《伊萬》，在這一卷裡，是無神論者伊萬與父親的私生子斯也爾加科夫在病院裡充滿張力的對質，伊萬意識到私生子是殺死父親的真兇，而私生子以瘋子的敏銳暗示伊萬，即使自己是真兇，伊萬也是弑父的幫兇。

昏庸腐朽的父親被私生子所殺，嫌疑最大的大兒子米卡認了罪，他說：「因為大家都應當為一切人承擔罪責。大家全都是孩子。而我將要為大家而去，因為必須有人為大家而去。我有殺死父親，但是我應該去。我甘願接受！」二兒子伊萬在預知父親將被私生子殺害時故意離開，更重要的是，是他灌輸給私生子「世界並非神造」、「什麼事都是被允許的」的無神論思想，無法逃脫自己是幫兇的暗示，也陷入了瘋狂；純潔幼稚的三兒子阿廖沙曾經像顯靈一樣，既不相信大哥是兇手，也告訴二哥：「你責備自己，並且自行承認兇手就是你自己，其實殺人的不是你！兇手不是你！」他說，「是上帝派我來告訴你的。」

這何嘗不是個手法奇詭、意味深長的政治隱喻——腐朽的權威意志被自己親生種下的惡因所殺，其間有殉道者的犧牲，理性主義者的推波助瀾，以及年輕一代的茫然無措，一切都那麼似曾相識。討論結束，Frank為大家播放了俄羅斯在09年拍攝的同名電視劇，陰暗的病院裡，癲癲病發作的私生子的鄰床，躺著一位垂危病人，他聽到了伊萬與私生子關於弑父談話的全部秘密，但只能帶到墳墓裡去，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這裡寫道：「他得了水腫病，全身發腫，顯然活不過第二天。」

或許，這就是我們需要閱讀經典的原因。



「我們的孩子並不缺少書籍，他們缺乏的是閱讀力。」在台灣學堂推動經典人文教育多年的張曼娟說。來香港任職後，她時常被一些家長和老師追問孩子的閱讀教育，慢慢地，她愈來愈感到將台灣成熟的童書出版成果帶來香港分享的必要。坐言起行，適逢4月23日的世界閱讀日，第一屆「台灣童書節」在曼娟和眾多同事友人的手中誕生。

儘管資源有限，但「童書節」還是精心地選出了101本台版童書，其中包括40多本繪本和針對年齡較小的橋樑書，以及50多本文字讀本，面向廣泛，「我們並沒有特別分什麼類型和針對性，雖然在台灣童書市場，把讀者群分得很細。我覺得讀書是一種緣分，就像談戀愛，有的小孩子一下子發現了喜歡的書，其實就是看對眼了。我們希望為孩子提供更多的選擇。」記者會當天，張曼娟穿著淺藍色蕾絲裙，一件米灰色綴著亮片的毛絨短外套，灰底白色大圓點的長襪，置身於現場佈置的一堆公仔中，彷彿是從童話裡走出來。

對到場的記者，她也毫不掩飾自己對兒童世界的迷戀，胸前垂下的項鍊墜，是她好不容易從中環淘到的「寶物」：金屬鏤空的大灰狼的肚子裡，是能上下翻動的小紅帽和她的外婆。

「我一直迷信和迷戀童年這件事，」張曼娟對記者說，「如果一個人童年很好，他的很多情感需要被滿足了，他這一生不管碰到什麼樣的事情，都可以捱得過去，不會絕望。但如果他的童年是殘缺的，沒有得到足夠的愛，他這一輩子就算再有富有，也都是殘缺



鄭丰

的。童年太重要了，我一意識到這個問題，就去看自己的童年是怎麼過的，現在的孩子們又是怎麼過的。我很希望能夠幫助現在的孩子們，把閱讀的根底打得更扎實，以後在面對這個世界時，可以更堅強。」

台灣作家的童書投入

101本，張曼娟說，有童話《一千零一夜》的啟發，也有台北的地標「101大廈」的象徵意味。選書標準，除了參考近年台灣新聞機構和小學委員會的推薦書單，還結合誠品書店及香港讀書人書店提供的童書銷售榜單，反覆比對。「台灣這些年的童書開始很有市場，創作人的背景和興趣不同，將很多知識性和生活性的問題結合在一起，讓孩子們讀書時，多了很多思考的面向。而且，也出現很多父母與孩子一起閱讀的現象，這是很棒的一件事。」繪本童書的水平不斷提高，不少台灣插畫師開始在國際插畫比賽上嶄露頭角，而一批嚴肅文學作家對童書創作的投入，則無論是文化上還是寫作上，都起到了承傳的作用。比如童書節書單上出現的張曉風、吳念真、黃春明。

近80歲的台灣鄉土文學代表作家黃春明也是童書的高產作家，現在擔任黃大魚兒童局團長。不止是文字讀本，黃春明也創作一系列童話繪本，

「黃老師的書都是他自己用色紙撕成再貼在畫紙上的，非常漂亮。」張曼娟在台灣曾請黃老師給學生講座，對方對下一代教育的熱情令她感動，這次童書節，她乾脆請老師來香港做講座。

「對我來說，童書的創作經驗是最困難和最挑戰性的，因為孩子是最無情的評論者。」也曾出版過童書的張曼娟說。她的首部童書作品《我家有個風火輪》也出現在101本童書單上，故事的主角是中國古典傳說裡的哪吒，「台灣有很多患有動症的小孩，他們都很衝動，但情感非常豐富，一般的學校和家庭會覺得這些小孩子老是在找麻煩。我覺得哪吒就是一個多動症兒童，力大無窮又喜歡鬧禍，但心地很軟。我寫的這本書的主角，其實很愛家人，沒辦法控制自己。」

「我是很虔誠的來寫童書。寫的時候要考慮孩子的情感，考慮他們對語文的敏銳度，故事對他們產生的影響，全部考慮完了還要不露痕跡，不能讓孩子覺得你在說教。」張曼娟曾在台灣和教師同行成立私塾「張曼娟小學堂」，將中國的古文經典故事與生活結合，讓孩子們體驗學習和創作的快樂。「我們最近還作了一套唐詩的講義，不少台灣插畫師開始在國際插畫比賽上嶄露頭角。我覺得，這是台灣童書作者的一個創意。」

閱讀是「護身符」

對於台灣童書界的積累和創意，身為5個孩子的媽媽、被譽為「女版金庸」的作家鄭丰深感讚賞。對比自己的童年，她深感現在孩子閱讀中文能力的下降的無奈，為了讓孩子們體會到中文閱讀的快樂、培養

「阿媽從廟裡求了一張平安符，符上寫着：『五百羅漢交通平安』，從此以後，小孫子去哪裡都戴着平安符，不論碰上什麼危難，五百個羅漢總是用生命跟在身旁保護他，直到有一天，小孫子獨自坐着火車到遠方，列車翻覆了，僅剩的最後一位羅漢搖搖欲墜……」

台灣光華新聞中心主任、作家張曼娟每次出席演講，都會給場下的成人聽眾講台灣童書作家劉旭恭寫的這個兒童故事《五百羅漢交通平安》，故事裡，既有成長過程中所攜帶的濃濃的關愛和呵護，也有長大後不得不面對的分離和孤獨。每次，張曼娟在台上講，台下總有人在默默拭淚，這情景，總讓她體會到童書的神奇力量：它提醒我們，在粗糙生活中不知不覺失落的童真。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



要刊書事

圖、文：Cate

Time 時代周刊 26/03：

英國小說家Edward ST. Aubyn一定是英文世界裡最被人低估的作家之一。當然，他也並非完全的默默無聞。他的第六本小說Monther's Milk曾獲得2006年Man Booker獎入圍名單。他只不過是沒有做足夠的宣傳，特別是在美國。他近日出版的第七本書：At Last終於為他帶來了名譽。故事關於一個出身在英國有錢人家的小孩Patrick Melrose，儘管物質上從不缺任何東西，但卻得不到家庭的愛。Patrick後來成了一名律師，終日陷入抑鬱中而唯有靠酒和毒品度日。St.Aubyn並沒有對Patrick施以苛言，相反，作家對他充滿同情，並用了很多幽默筆調去看待富家子弟的生活。



Newsweek 新聞周刊 26/03：

因為一部講述60年代廣告界的美劇Mad Men熱播，新聞周刊本期做了整體「穿越」：將雜誌所有內頁及封面均設計成60年代的風格。在「讀書」一欄中，編輯將1966年周刊評選暢銷書與2012年3月暢銷書單做了一個比對。非小說類第一名，1966年3月書榜推出後來成為新聞專業必讀的經典調查報告In Cold Blood，有關一宗謀殺案的訪問。2012年的是American Sniper，講的是一名海軍狙擊手的職業生涯。而1966年的小說類第一名是The Source，有關於一位考古學家在以色列經歷的千年歷史。2012年3月的非小說類冠軍是The Thief，講述的是一群在某條海岸線工作發現了所有人都想得到的寶藏。



The New Yorker 紐約客 02/04：

如果導演在選演員上因出現偏頗而受到惡評，是沒有什麼好奇怪的。特別是當電影是根據一本暢銷小說改編的時候，這類批評尤為嚴重。不過，近來大熱的改編電影《飢餓遊戲》，有關它的選角批評集中在種族歧視上。評論人Anna Holmes與「飢餓遊戲Tweets」的部落客創辦人參與了討論，後者以收集微博上對於此片的過激言論而建立博客。Anna不明白的是，為什麼有那麼多的讀者認為主角必須是白人，儘管小說裡明確地說主角們是有色人種。不管怎樣，有關電影的種族爭論顯示出一個令人擔憂的趨勢：那就是白皮膚讓人想起純潔，而黑皮膚則預示著邪惡。



The Guardian 衛報 31/3：

英國作家Sadie Jones曾出版過兩本非常成功、且獲得評論界極高讚譽的小說，但是仍然害怕閱讀有關自己書的書評。在一次記者訪問中，作家談及了自己的作品和寫作的背景。在成為引人注目的作家之前，Sadie曾幹編劇一行整整15年，顯然編劇做得並不成功，因為沒有一部作品完成拍攝。因此，當她的第一部小說The Outcast在2008年一舉成名時，她自己都不敢相信。儘管她的第二部小說和第一部一樣成功，她仍然對這個榮譽不安。她在看最近熱播的電視劇Downton Abbey時，也深受考驗，因為劇中有很多和她當時寫作的情景相似的地方。

